

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The World Literature-seller Master-piece

罪与罚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罪 与 罚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/著
左世杰/译

下 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 四 章

—

“莫非这还是在作梦吗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又不由得想。他小心谨慎而又怀疑地细细端详这位不速之客。

“斯维德里盖洛夫？多么荒唐，这不可能！”最后，他困惑不解地说出声来。

对这一惊呼，客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。

“我来找您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想和您认识一下，因为我已久仰大名，我听到的都是关于您的好话，而且很有意思；第二，我希望，也许您不会拒绝帮我做一件事，而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令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的利益。由于她对我抱有成见，没人引见，我独自去找过她，现在她可能根本不让我进门，如果有您帮助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我估计……”

“您估计错了。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请问，她们不是昨天刚到吗？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一声不吭。

“是昨天，我知道。因为我也不过是前天才到。嗯，至于这

件事嘛！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请您听我说，为自己辩解，我认为那是多余的。不过请您告诉我，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犯了那么严重的大罪吗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带偏见，客观公正地评判的话。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默默地仔细打量他。

“我在自己家里追求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，‘卑鄙地向她求婚，从而侮辱了她’，——是这样吗？（我自己先说了吧！）不过您只要想想看，我也是人，*et nihil humanum*……总而言之，我也能堕入情网，我也会爱上人（这当然是由不得我们的意志决定的），于是就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。这儿的全部问题就是，我是个恶棍呢，还是个牺牲者？嗯，怎么会是牺牲者呢？你们要知道，我向我的意中人提议，要她和我一道私奔，逃往美国或瑞士的时候，我可能是怀着最大的憧憬，而且想让我们两个人都能获得幸福！……因为理智总是被爱情驱使。我大概更害了自己！……”

“问题完全不在这里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厌恶地打断了他，“您只不过是让人感到讨厌，不管您对，还是不对，哼，她们不愿跟您来往，会把您赶走……”

斯维德里盖洛夫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不过您……您倒不会上当受骗啊！”他非常坦率地笑着说，“我本想要点儿手腕，可是，不成，您恰好一下击中了要害！”

“就是现在，您也还是在耍手腕嘛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呢？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坦率地笑着说，“要知道，这是所谓 *bonne guerre*，兵不厌诈，耍这样的花招是可以的嘛！……不过您还是打断了我。不管怎么着，我要再强调一遍：要不是发生了花园里的那档子事，什么不愉快的事都不会有。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……”

“就连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听别人说也是被你给杀的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这您也听说了？不过怎么会听不到呢……嗯，对于您提出的这个问题，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才好，虽说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绝对问心无愧。即是说，请不要以为我怕什么，一切都完全正常，无可怀疑。医生检查，发现是死于中风，这是因为她午饭吃得过饱，把一瓶酒几乎全喝光了，饭后立刻就去进行浴疗，此外没能查出任何其它的原因……不，后来我考虑了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在路上，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，这件不幸的事……是不是我促成的，是不是我使她精神上受了刺激，或者是由于什么别的诸如此类的情况，可是我得出结论，这也绝不可能。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笑了。

“那您何必这样不安呢！”

“您笑什么？您想想看，我总共才不过抽了她两鞭子，连伤痕都看不出来……请您别把我看作犬儒主义者；因为我完全知道，我这么做是十分地卑鄙，而且我还做过其他卑鄙的事；不过我也确实知道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好像也喜欢我这样，也可以说是风流韵事吧。关于令妹的那件事已经完全结束了。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不得不待在家里，已经是第三天了，已经没有必要再进城去，她拿去的那封信，大家都已经听厌了（念信的事您听说了吗？）。突然这两鞭子好似天赐的良机，她的头一件事就是吩咐套上马车，……女人有时候非常、非常乐于受侮辱，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十分气愤，——这我就不去说它了，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情况；一般说，人甚至非常、非常喜欢受侮辱，这您发觉没有？不过女人尤其是这样，甚至可以说，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。”

有那么一会儿，拉斯科利尼科夫想要站起来，出去，这样来结束这次会见。但是某种好奇心，甚至似乎是有某种打算，暂时

留住了他。

“您喜欢打架吗？”他心不在焉地问。

“不，不很喜欢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平静地回答，“我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几乎从来不打架。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和睦，她对我总是十分满意。在我们七年共同生活中，我用鞭子的情况总共只有两次（如果算另一次，也就是第三次的话，不过那一次有另外的含意），第一次是我们结婚两个月以后，刚一来到乡下的时候；还有现在这一次，也就是最后一次。您却以为，我是个恶棍，是个顽固的家伙，农奴制的拥护者吗？嘿——嘿……顺便说一声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您记得吗，几年前，还是在带来良好效果的广开言路的时期，有个贵族——我忘了他姓什么了！——还在火车上鞭打过一个德国女人呢，激起了公愤，遭到我们全民谴责，所有报刊也纷纷予以抨击，弄得他名誉扫地，这件事您还记得吗？当时，好像就在那一年，还发表了《〈世纪〉杂志岂有此理的行为》（喏，当众朗诵《埃及之夜》，您记得吗？一双乌黑的眼睛！噢，你在哪里，我们青春的黄金时期！）。嗯，那么，至于我的意见：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，我并不深表同情。因为，说实在的……有什么好同情的呢！不过同时我也不能不声明，有时就是有这样一些非揍不可的‘德国女人’。我觉得，没有一个进步人士能够完全保证，自己绝对不会动怒。当时谁也没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，然而这个观点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观点，的确如此！”

说完了这些以后，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大笑起来。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得很清楚，知道这是个主意坚决、十分狡猾、决不会暴露自己思想的人。

“您大概是，一连几天没跟人说话了吧？”他问。

“差不多是这样。我是个很随和的人，您大概觉得奇怪了

吧？”

“不，我觉得奇怪的是，您这个人太随和了。”

“但您提的问题粗暴无礼，可我不见怪吗？是这样吗？是的……有什么好见怪的呢？您怎么问，我就怎么回答，”他带着令人惊讶的天真神态补充说，“因为我几乎对什么也不特别感兴趣，真的，”他不知为什么沉思地接着说下去，“尤其是现在，我很空，什么事也没有……不过您可以认为，我奉承您，是因为我有什么企图，何况我自己也说过，我有事要找令妹。不过我坦白地跟您说吧，我很寂寞！尤其是这三天，所以很高兴找您聊聊……请别生气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不过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您很奇怪。不管您认为怎样，反正您心里有什么心事；就是现在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指此时此刻，而是一般说的现在……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请您别皱眉！要知道，我可不是像您所想象的那样的一头熊。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神情阴郁地看了看他。

“您也许是而至于压根儿就不是熊，”他说，“我甚至觉得，您很有教养，或者至少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做一个正派人。”

“要知道，无论是谁的意见，我都不怎么特别感兴趣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冷地回答，语气甚至有点儿傲慢，“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成为一个庸俗的人的缘故，尽管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戴上顶庸俗的帽子倒是挺舒服的……尤其是如果你天生就喜欢戴这顶帽子的话。”他补充说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不过我听说您在这儿有很多熟人。您可是个所谓‘并不是没有朋友’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不是有什么目的，您来找我干吗？”

“您说我有熟人，这倒是真的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接住话茬说，却没回答主要问题，“我已经碰到过了，因为我已经闲荡了

两天多，我会去打听他们，看来，他们也会来打听我。这还用说吗，我穿得体面，不能算是穷人；就连农民改革也没影响我，我的财产大都是汛期被淹没的森林和草地，收入没受损失；不过……我不会上他们那儿去；早就腻烦了，我已经来了两天多，可是熟人当中谁也没碰到过……这座城市！您瞧，我们这座城市是怎么建立的！一座公务员和各种教会学校、学生的城市！不错，早先，八年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，这儿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注意……现在我只把希望寄托在构造上，真的！”

“什么构造？”

“至于这些俱乐部啊、杜索啊、你们这些普安特啊，或者，大概还有什么进步啊——这些，没有我们也行，”他继续说，又没注意向他提出的问题。“你可倒乐意作赌棍吗？”

“您还是个赌棍？”

“怎么能不是呢？我们有这么一伙人，都是最体面的人，这是八年前的事了。大家在一起消磨时间，您要知道，都是些最有风度的人，有诗人，也有资本家。一般说，在我们俄国社会里，只在那些常受打击的人最有风度，——这点您注意到了吗？现在我已不修边幅了，因为我是住在乡下。而那时，我因为欠了涅任市一个希腊人的债，终于进了监狱。这时碰到了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用三万银币把我赎了出来。（我总共欠了七万卢布的债）我和她结了婚，她立刻把我当宝贝似的带回乡下她家里去了。因为她比我大五岁，她非常爱我，七年来我没离开过乡下。您要注意，她一生都握有一张对付我的借据，也就是以别人名义出借的那三万银币，所以我只要稍一违背她的意旨，——立刻就会落入她的圈套！她准会这么做的！要知道，女人就是这样，爱你也是她，害你也是她，两者并行不悖。”

“要不是有那张借据，您就会逃走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。这张借据几乎没有使我感到过拘束。我哪里也不想去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看到我觉得无聊时，曾两次邀请我出国！这有什么意思呢！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出国，可总是感到厌恶。倒不是厌恶，可不知怎的，旭日东升，朝霞满天，还有什么那不勒斯海湾和大海啊，看着都让人感到忧郁！最让人讨厌的是，似乎真的在想念什么，所以感到忧愁！不，还是在祖国好，在这儿至少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别人，认为自己什么都对。现在我也许想去北极探险，因为 j' ai le vin mauvais。我讨厌喝酒，可是除了酒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试过，据说星期天别尔格要在尤苏波夫花园乘一个大汽球飞上天去，出一笔巨款征求和他一道飞行的旅伴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怎么，您想去飞行？”

“我？不……我不过这么问问……”斯维德里盖洛夫含糊不清地说，好像在沉思什么。

“她怎么，是当真吗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。

“不，借据并不让我感到拘束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边沉思默想地继续说，“是我自己不从乡下出来。而且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已经在我的命名日把这张借据还给了我，还送给我一大笔钱，数目相当可观，这件事大概都快有一年了吧。因为她很有钱。‘您要明白，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我是多么相信您啊’，真的，她就是这么说的。您不相信可您要知道，在乡下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正派的主人，附近的人都知道我。我还订购了一些图书。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起初是赞成的，后来却担心我用功过度，会有损健康。”

“您好像很想念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？”

“我吗？也许是。真的，也许是。顺便说说，您相信鬼魂吗？”

“什么鬼魂?”

“普通的鬼魂呗,还有什么别的吗?”

“可您相信吗?”

“是的。大概,也不相信, pour vous plaire……也就是说,并不是完全不信……”

“经常出现吗,还是怎么呢?”

斯维德里盖洛夫不知为什么非常奇怪地看了看他。

“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来看过我,”他说,把嘴一撇,露出奇怪的微笑。

“来看您,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她已经来过三次了。我第一次看到她,就是在安葬的那一天,从墓地回来一个钟头以后。这是在我动身上这儿来的头一天;第二次是前天,在路上,天刚亮的时候,在小维舍拉车站上;第三次就在两个钟头以前,在我下榻的寓所,就在屋里。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“醒着的时候吗?”

“完全清醒,三次都是醒着的时候。她来了,说了大约一分钟的话,就往门口走去;总是从房门出去,甚至好像能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。”

“不知为什么,我就想过,您一定会常常发生这一类的事!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,但立刻又为自己说了这句话而感到惊讶。他非常激动。

“是——吗?您也这么想过?”斯维德里盖洛夫诧异地问,“难道真的想过?嗯,我是不是说过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,啊?”

“您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!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很不客气而且十分激动地回答。

“我没说过吗?”

“没有!”

“我却觉得，我说过了。我刚才一进来，看见您闭着眼躺着，就是假装睡着了的样子，——我立刻就对自己说，‘就是这个人!’”

“就是这个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这话指的是什么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高声大喊。

“指的是什么？真的，我不知道是指什么……”斯维德里盖洛夫诚恳地、低声含糊地说，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。

大约有一分钟，两人都不说话。两人都睁大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

“这全都是胡说八道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懊恼地高声叫喊，“她来的时候，跟您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她吗？请您想想看，她谈的都是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，这个人真让您觉得奇怪，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生气。第一次她进来（您要知道，我累了，举行葬礼，为死者祈祷，然后是安灵，办酬客宴——终于书房里只剩了我一个人，我点起一支雪茄，沉思起来），她走进门来，说：‘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饭厅里的钟您忘记上了。’真的，七年来，每星期我都亲自上那个钟，要是忘了，她总是提醒我。第二天，我已经上路，到这里来。黎明的时候，我进站了，这一夜我只打了个盹儿，精疲力竭，睡眼惺忪，——我要了杯咖啡；我一看——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突然坐到我身边，手里拿着一副牌：‘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，要不要给您算算，一路上是否平安无事？’她是个用纸牌算命的行家。唉，我没算一卦，但是为了这件事，我不会原谅自己的！我吓坏了，赶紧逃跑，不错，这时候开车的铃也响了。今天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糟透了的午饭，肚子里装满了不好消化的东西，我正坐

着抽烟，忽然，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又进来了，她打扮得很漂亮，穿一件绿绸子的新连衫裙，裙裾长得要命，拖在后面：‘您好！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！您喜欢我这件连衫裙吗？做工这么好，阿尼西卡可做不出来。’（阿尼西卡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女裁缝，是农奴出身，在莫斯科学过缝纫，是个好姑娘。）她站在我面前，转动着身子。我仔细看了看连衫裙，随后留心看了看她的脸，我说，‘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您倒有兴致为了这样一些小事来找我，‘哎哟，天哪，我的爷，都不能来打搅您了！’为了逗她，我说：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，我想结婚，‘您完全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来，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。刚刚埋葬了妻子，马上又去结婚，这可不会给您带来什么好名声。要挑个好姑娘才好，不然的话，无论对她，还是对您，都没有好处，只会让好心的人笑话。’说罢，她就走了，拖在地上的裙裾好像发出窸窣窣窣的响声。真是胡说八道，是吗？”

“不过，说不定您一直是在说谎吧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。

“我很少说谎，”斯维德里盖洛夫若有所思地回答，似乎根本没注意到问题提得那么无礼。

“从前，在这以前，您从来没见过鬼魂吗？”

“嗯……不，见过，一生中只见过一次，是在六年以前。菲利卡是农奴制时期我们家的一个仆人。刚刚埋葬了他，我忘了，又喊了一声：‘菲利卡，拿烟斗来！’他进来，一直朝放烟斗的架子走去。我坐在那里，心想：‘他是来向我报仇了，’因为就在他死不久，我们刚刚大吵了一架。我说：‘你的衣服破了，你怎么胆敢这样进来见我，滚出去，坏蛋！’他转身走了出去，以后再没来过。当时我没跟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提，本想为他作安魂弥撒，又觉得不好意思。”

“去看看医生吧。”

“您不说，我也明白，我身体不好。虽说，真的，我不知道害的是什么病。照我看，我的身体大概比你好几倍。我问您的不是这个，——您信不信鬼魂出现？我问您的是：您信不信鬼的存在？”

“不，无论如何也不相信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甚至是恶狠狠地高声叫嚷。

“通常人们都是怎么说来的？”斯维德里盖洛夫仿佛自言自语似地说，稍稍低下头，望着一边。“他们说，‘你有病，这就是说，你的错觉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象。’不过这话并没有严密的逻辑性。我同意，只有病人才会看见鬼魂；但这只不过证明，鬼魂只能让病人看见，而不能证明，鬼魂并不存在。”

“当然不存在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坚持说。

“不存在吗？您这么认为？”斯维德里盖洛夫慢慢地看了看他，接着说下去。“嗯，如果这样来考虑呢（请您指教），‘鬼魂——这就是，可以这样说吧，是另外一些世界的碎片和片断，是这些世界的一种因素。健康的人当然用不着看到它们，因为健康的人完全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所以为了这个世界的完满，也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，他们理应只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生活。可是一旦稍微有了点儿病，身体上尘世的正常秩序稍一遭到破坏，那么立刻就会出现接触另一个世界的可能，病得越厉害，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也就越频繁，所以，当一个人完全死了的时候，他就完全转入另一个世界去了。’我早就作过这样的论断。如果您相信来世，那也就会相信这个论断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来世。”拉斯科利尼科夫说。

斯维德里盖洛夫坐着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如果那里只有蜘蛛或者这一类的东西，那又怎样呢？”他突然说。

“这是个疯子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。

“我们一直想象，永恒就好像一个无法理解的抽象概念，是一个硕大无朋、其大无比的东西！可为什么一定是其大无比呢？万一它并不是这样呢，您要知道，它也许是一间小房子，就像农村里的澡堂，熏得漆黑，各个角落都是蜘蛛，而这就是永恒呢？您要知道，有时我觉得它大致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难道，难道您想象不出什么比这让人欣慰、也更加真实一些的东西吗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感到十分痛苦地大声嚷道。

“更真实些？那怎么知道呢，说不定这就是真实的，您要知道，我倒想一定故意让它成为这个样子！”斯维德里盖洛夫似笑非笑地回答。

听到这岂有此理的回答，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感到一阵发冷。斯维德里盖洛夫抬起头来，凝神看了看他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不，这您想得到吗？”他高声叫喊起来，“半个钟头以前我们还没见面，彼此把对方看作仇敌，我们之间有一件还没解决的事。我们撇开这件事情。瞧，我们谈了些什么啊！喏，我说我们是一样的人，说得对吧？”

“劳您驾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气愤地接下去说是，“您屈尊就教，到底有何贵干，请快点儿告诉我吧……而且……而且……我忙得很，我没空，我要出去……”

“请吧，请吧。令妹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，是要嫁给卢任。彼得·彼特罗维奇先生吗？”

“您能不能设法不谈舍妹的事，也别提她的名字。我甚至不明白，您怎么敢当着我的面说出她的名字，如果您真是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话？”

“可我就是来谈她的问题的，怎么能不提她的名字呢？”

“好吧。您说吧，不过请快一点儿！”

“如果您已经见过这位卢任先生，也就是我内人的亲戚，哪怕只跟他在一起待过半个钟头，或者听到过有关他的确实可靠的事情，我相信，对这个人，您就已经形成自己的观点了。他可配不上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。照我看，在这件事情上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是未经慎重考虑、过于慷慨地牺牲了自己，而她这样做是为了……为了自己的家庭。由于我听到的关于您的那些话，我觉得，如果这门亲事能够吹掉，而又不损害令妹的利益，您一定会非常乐意。现在，认识了您本人以后，我甚至已对此深信不疑。”

“从您那方面来说，这些话是十分天真的。请您原谅，我是想说，无耻。”拉斯科利尼科夫说。

“也就是说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。请您放心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如果我是为自己谋求什么好处的话，那就不会如此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，我还不完全是个傻瓜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要告诉您一个心理上的奇怪的情况。刚才我为我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的爱情辩解的时候，说我自己是牺牲者。那么请您听我说，现在对于这种爱情，我已经感觉不到了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了，这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因为以前我的确是感觉到的……”

“由于游手好闲和道德败坏。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打断了他。

“是的，我是个道德败坏和游手好闲的人。不过令妹有那么多优点，所以我不可能不受她的某种影响。不过，现在我自己也明白，这全都是废话。”

“早该明白了吗？”

“还在以前就有所发觉了，到前天，似乎是到达彼得堡的时候，才对此完全深信不疑。不过，在莫斯科的时候，我还曾想，

要设法赢得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的芳心，和卢任先生竞争一下。”

“请原谅我又要打断您了，劳您驾，您能不能说得简短些，直截了当谈谈您来访的目的呢。我有急事，我得出去……”

“万分愉悦。来到这儿以后，现在我决定作一次……旅行，我想事先做一些必要的安排。我的孩子都留在他们姨妈家里了，他们生活都很富裕，他们不需要我。再说我哪象个做父亲的呢！我自己拿了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一年前送给我的那笔财产。这也就足够我用的了。对不起，我这就要谈正经的了。去旅行之前，也许这次旅行会实现的，我想把和卢任先生的事了结掉。倒不是我根本不能容忍他，然而当我知道这门婚事是玛尔法·彼特罗芙娜一手操办的，可真把我惹火了，所以正是因为他，我才跟她发生了争吵。现在我想通过您跟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见见面，就这样吧，您也在场。我想向她说明，第一，从卢任先生那儿她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，而且甚至定会受到明显的损害，其次，请她原谅不久前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，然后再请求她允许我送给她一万卢布。这样可以使她更容易下决心和卢任先生决裂，我相信，只要有可能，她自己是不会反对与他决裂的。”

“不过您当真，当真是个疯子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叫喊起来，与其说他很生气，还不如说他十分惊讶。“您怎么敢这样说呢！”

“我就知道您会大喊大叫的。不过，第一，虽说我并不富有，可是这一万卢布在我这儿却没有用处，也就是说，我完全，完全不需要这笔钱。如果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不接受，我大概会以更愚蠢的方式把它挥霍掉。这是一。第二，我完全问心无愧。我提出这个建议，没有任何个人打算。信不信由您，以后您和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都会知道的。问题在于，我的确给极

为尊敬的令妹带来了一些麻烦和不愉快的事，所以，我真心诚意地感到懊悔，由衷地希望，——不是赎罪，也不是为那些不愉快的事赔偿损失，而只不过是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，而我这样做的理由就是，我实在没有只干坏事的特权。如果我的建议中哪怕有百万分之一的私心杂念，那我就不会提出只送给她一万卢布了，而只不过在五个星期以前，我曾经提出过，要送给她更多的钱。此外，我也许很快、很快就要和一位少女结婚了。所以，关于我对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抱有什么企图的一切怀疑，也就应该不复存在了。最后我还要说一句，如果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嫁给卢任先生，同样也为了拿钱，只不过拿的是另一个人的钱罢了……您别生气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请您心平气和地、冷静地考虑考虑。”

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斯维德里盖洛夫本人非常冷静，而且心平气和。

“请您别说了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说，“无论如何，您这样说是十分无礼，不可原谅的。”

“根本不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对人就只能做坏事，因为拘泥于某些习以为常的形式，反倒没有权利去做一小点儿好事了。这是荒谬的。譬如说，如果我死了，立下遗嘱，把这笔钱赠送给令妹，难道她也要拒绝吗？”

“很可能。”

“嗯，这不可能。不过，不，实在不要嘛，也就算了。不过在必要的时候，一万卢布到底是一笔可观的数目。无论如何请把我的话转告阿芙多季娅·罗曼诺芙娜。”

“不，我不转告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罗季昂·罗曼诺维奇，我就不得不设法自己去见她，那么也就不得不打搅她了。”